

仙话

前些日子结石病突然发作,疼得直不起腰来,一个曾经得过结石病又生过孩子的女同事幽幽地说,生孩子和结石病发作都属于十级疼痛。

我到医院检查,好在结石颗粒不大,可以先不用做碎石手术,医生开了一包“三金排石汤”,果然神奇,第三天石头给冲刷下来了,让我免受手术之苦。

结石病是常见病。记得我之前体检时就发现有结石,不痛不痒,就没管了。这个排石汤中有一味叫金钱草的中药,以前就有建议用它泡水喝的偏方,说金钱草利湿退黄、利尿通淋、解毒消肿,有辅助治疗作用。

说起流行在乡下的某些偏方,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还真不陌生。小时候,爬到树上打枣,不留神被毛毛虫叮了,皮肤上很快地肿起一排像弯曲弯曲的岛屿一样的疱疹,火辣辣的,我们便急匆匆地从树上下来,找片丝瓜叶子揉碎出汁水涂抹,就缓和多了;皮肤擦伤了,刮点老土墙的砖块土灰来止血,我们叫这“溜溜灰”,是儿童时代打闹时不慎光荣“挂彩”后,自产的“药”……这些都是口口相传的小偏方。在缺医

那些乡下老偏方

□冯澜

少药的年代,一些偏方是祖辈们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。

我父亲以前不喜欢也不擅于捕鱼,好像也怕鱼腥,也可能出于安全考虑,反对我捕鱼捉虾。有一回把我兴冲冲捉回来的小鱼篓子踢了丈把远,泥鳅、鳝鱼撒了一地。不久,一向慈眉善目的祖母眼角歪斜、面貌大变,村里老学究说是脸部中寒风了,并献出用鳝鱼血涂抹的偏方。

初冬,荷叶败尽,菊花残落,田野间齐刷刷的稻兜蒙上了白霜,小动物开始宅伏生活,到田野去挖鳝鱼,父亲这次得用上我了,我用手指抚摸试探,就可以分辨哪个是鳝鱼洞,小半天工夫就挖了六七条。青出于蓝胜于蓝,想必父亲对我会捕鱼的技术不再十分排斥了吧。后来我们才了解祖母的病叫面部神经麻痹,可以用针灸治疗。

我还记得有人脚长了毒疱,祖母用一块胸腊肉或者一坨糖鸡屎覆盖后,用破布片来包扎。糖鸡屎就是家里喂的鸡排出的像一坨黑糖的排泄物。莫看它有点恶心,的确管用,还有一点清凉感;而胸腊肉是放的时间很长的风干肥膘肉。

当时,祖母每年留一小罐子胸腊肉,当药方子用,供不时之需。我祖母去世十多年了,在城市找一坨糖鸡屎也可

能大费周章,现在人们一有三病两痛直接去医院了。

有一位长者,中风后腿不方便,走路一跛一瘸的。读小学五年级时有段日子,我也一跛一瘸,他以为是我恶意在学他、嘲笑他。冷不丁收其手掌,中指发力,食指和无名指辅之,在我脑门猛敲了两下,我们叫这种私刑为“吃栗子”,让我疼得大叫!“我没学你,我生病了,是‘熬气团’!”我哭喊着辩解。“熬气团”就是腹股沟淋巴结发炎,大腿根部有点疼,自然影响行走。想找他讨个说法是没用的,他老婆为安抚我,提出一个偏方,量一下大腿长度,找根绳索一块石头,长度要一样,放在茅厕里面吊着。过几天真的就痊愈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自愈的小病,不去吊石头同样过几天会好,只是一个心理安慰。这个“偏方”可偏了十万八千里。

对有些偏方我也挺感兴趣,很希望能有专业人士去挖掘、甄别、分析,最后提炼出真正有效的成分。比方说,普普通通的治疗结石病的金钱草,就分析出药理成分有芳香型和非芳香型

两类,还有很多微量元素,从而进一步造福人类。



(CFP图)



如果你的面前有阴影,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。



接电话

□周国利

从河南到闽南十三年,我认为最缺乏的是亲情,最珍惜的也是亲情。家里人都知道,我的手机一直是开机状态,每天再忙也要与家人联系,最着急的就是打不通家人的电话。异乡打工的人,应该与我一样都有这样深刻的感受。

七年前,女儿上大四的最后一个寒假,放假前她打电话说:“爸,我刚刚接了一单产品设计,准备用两天时间完成。所以要推迟一天回家了。”到了女儿回来那天,我从早上开始电话联系她,想询问一下具体的乘车时间,好去接站。可是她的手机一直处于未接状态。到了中午,我心里就发毛了:不方便接电话,起码要给我回一个短信啊。这样呼叫一上午都不接,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?这种情况让我午饭都没心思吃,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呼叫她,越是不接,我心里越是心急如焚。一直到当天下午四点的时候,我一共呼叫女儿48次,电话都没接通。最后,近乎发疯的我终于找到她一个同学的电话,最后联系上辅导员。这位老师非常体谅我的焦急心情,她马上让同学帮忙联系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,女儿的电话终于接通了,她睡眼朦胧地告诉我:“爸,你怎么那么着急?我熬了两天一夜,总算完成了设计任务。昨晚把手机调了静音,想好好睡一觉,没什么事的,推迟到明天就回去了。”这边,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眼泪却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

(CFP图)

2005年5月,我曾经工作了30多年的公司破产。那年秋天,我从一个发小那里承接了一家水泥厂变电站的安装工程,与一帮同事一起到离家数百公里的山沟里工作,苦苦干了4个月。原计划到腊月就能结束施工,由于工程投产调试时不太顺利,延期了一周,加上核算工程款,共拖延了二十多天,最后我冒着大雪赶在腊月二十八,才匆忙赶回了家。当我兴冲冲、兜里揣着相当于在单位几年才能够挣到的几块钱踏入家门时,却吃了一惊:三四个在外工作的哥、姐都在家,围坐在母亲身边。当母亲看到我时,话都说不出来,只是不断流着眼泪。吃惊的我一问,才知道,母亲虽然接到我之前托人捎回来的信息,要延迟几天才能回家,而老人家心里根本就不相信,一直往坏处想:怀疑人家不给我们工程款;彼此发生了一些什么冲突;甚至扣留了我们。母亲已经好几天坐卧不安,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了。

当时我虽然心里充满了温暖,马上给老人家再次详细解释,但也内心责怪自己没有给母亲打个电话好好解释、安慰一下。直到日后发生女儿的48个电话没打通之后,自己才深深地意识到,当时母亲半月没有我的音讯,心情是多么焦急与难过,但那时却没能深刻体会母亲对子女的一颗拳拳之心。

今天再次回忆起这两件往事,心中还是充满了酸楚。母亲离世已经12年,我多么期望可以再给老人家通个电话、问个好、报个平安,却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只能在记忆亲情旧事中,表达对母亲的思念,传达天下父母对孩子无私无尽的爱意。

亲人在身边,一定要好好珍惜。电话一定要保持畅通,方便家人联系,否则当你遇到一些事情无法及时联系的时候,可能会懊悔一辈子。

感受

周末一早我还没睡醒,老婆就把我钱包里仅剩的一点钱拿去买了包。

她回家后,我质问她:“我就这么点钱了,你还拿去买包,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?”

老婆说:“考虑过啊,所以我才轻手轻脚地拿,怕影响你睡觉。”

木马

“今天看电脑的时候怎么头晕啊?”

“你的电脑可能中木马了!”

“什么木马会让用户觉得头晕啊?”

“旋转木马!”

抽烟

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喝茶,老丈人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,我忙说:“爸,我从来不抽烟的。”

他笑了笑,拿出打火机递给我,说:“谁让你抽了,你丈母娘怀疑我抽烟就闻我手,你点上替我拿着,我抽。”

名字

我翻看老妈的手机通讯录,发现她把老爸名字设为“葫芦”。

我问妈妈原因,妈妈说:“因为你爸姓唐。”

“那我呢?”我打开手机一看:葫芦娃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)



倾听孩子的声音

□尹平喜

我参加了一堂家庭教育课,老师在课堂里说每天在睡前和孩子互动,问孩子几个问题,可以倾听到孩子内心的声音。我不以为然。

当天回来的晚上,孩子熄灯盖好被后,我坐在床边轻声问他:“如果可以变身,你最想变成什么?”他说他还是想变成现在的自己。

这个答案让我很意外,我以为他会说想变成最爱的恐龙,或者其他玩具,没想到他还是想做自己,这让我了解到他对当下的自己是满意的。我再追问,一天之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?不开心的一件事又是什么呢?

孩子思考片刻,然后回答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学校的午休时刻,可以美美地睡一觉,醒来觉得好舒服;不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同学总是干扰他。

通过与孩子的交流,我很快捕捉到了两个信息,一个就是他在学校午休得很好,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可能和一个同学相处不愉快。当我知道后,当即教给他一些方法,引导他如何和同学相处。

倾听孩子的声音,看起来很简单,但很多家长却做不到。大部分的家长都只是让孩子听从我们的命令,给予条条框框,期待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样子。

有一位高三学生的家长在微信群里寻求帮助,说自己的孩子早读经常迟到,班主任批评几句后,孩子直接回家不愿再去学校了。孩子回到家里后,这位妈妈很焦急,不知道该怎么办?

群里的人七嘴八舌,有说直接送去学校的,也有说教训一顿的。最后一位资深的家庭教育老师终于说出了人人称赞的做法,就是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,少说多做。

这位妈妈先给老师写了一份道歉信,表示理解老师工作的不易。然后妈妈在家里静静地陪伴孩子,为他煮可口的饭菜,给他准备新鲜水果,一举一动间,尽显母爱的温暖与关怀。终于孩子在吃饭的间隙,说出自己当下最想要的就是睡一个饱觉。这位妈妈听了孩子的话后,十分理解孩子,给他的床铺上柔软的被子,就让孩子在家好好休息。到了第三天孩子精神抖擞,自己说要去学校上课了,后来也没再迟到过。

孩子迟到的原因,不过是太累了,这位妈妈做到了倾听孩子的声音,孩子也在这当中感受到了妈妈的爱,爱是最有力量的武器。

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,就是尊重孩子的感受。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尊重,他才会以同样的尊重心去对待父母,同时打开自己的心扉。

美文热读

寻书小记

□林文凯

“老爸,我的书《小故事大道理》不见了,你帮我找找。”那个晴朗的周末午后,我正慵懒地躺在床上午休,有点不情愿地说:“才买几天就不见了,你先找找看,有空再帮你找。”过了一会,女儿又来闹:“老爸,我找遍了书架书桌、床头床尾、屋里屋外,就是不见那本书,你帮我找找看嘛。”

孩子读书事大,我一骨碌下床,即刻展开找书行动。女儿找过的地方,我悉数翻遍,就是不见书的踪影。难道此书长翅膀飞走了?我就不信找不着它,我心里嘀咕着。我越找越有干劲,女儿没找过的地方也开始找了起来。床底下、抽屉里、箱子里、楼上楼下、屋顶走廊,甚至女儿常玩的孔子石像旁、篮球场边、操场边的绿树下……结局都让人大失所望。此书不仅有翅膀,还长脚了,和我玩起了躲猫猫。我找得累趴了,手软脚酸、头昏脑涨,像泄气的皮球。最后我失望地对女儿说:“我不是此书的对手,它躲得远,藏得深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着它,我们改天再找吧。”“不行啊,老师让我们周末把喜欢的故事熟记,周一要讲,你一定要帮我找到。”稚嫩的语气中带着不容反对的坚决。

我再找找看吧,虽然很累很恼人,但为了孩子能如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。我翻箱倒柜仔细寻找:书架上的书重新整理;像猫一样趴在床上,瞪大眼睛搜寻每个黑暗的角落;走在女儿玩过的每一寸土地上小心翼翼地,像排雷班的战士精神高度集中……一番折腾下来,蓬头垢面一身灰尘,像是从沙尘暴里走出的土人。我挥手拂尘垂头丧气地说道:“再买一本吧,我已经没力气找了。”女儿看到我的样子,似有理解之意,点点头说:“老爸,要不明天继续找吧,说不定在哪个角落能找着。”“是不是你故意藏起来了,要考验老爸的耐性。”女儿脸上似有笑意没说什么。

我决定不找了,等待明天再找出奇迹。第二日、第三日,我只是在拿放东西或是走过的地方留心些,当然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。女儿也不再说书的事,我疑心她已偷偷地拿出书读故事了,就不再把书的事放在心里。

细碎的时光又悄悄流逝了几天。有一天傍

晚,夕阳的余晖斜射到宿舍楼走廊西边的角落,隔壁宿舍王老师栽种的兰花长势喜人,我走上去瞧了瞧,几株兰花草的枝干鼓鼓的,兰花苞正欲待放,这几盆兰花在晚风夕照中显得特别的美丽。我看完花伸腰展胸,打了个哈欠,见到宿舍墙壁老旧破损,木门窗油漆斑驳脱落。此刻,一本似曾相识的书以几乎垂直的方式静静地贴着窗户玻璃,浑然一体的。我恍然一跳,这不是我要找的书吗?我凑上前去张大眼睛一看,封面赫然印着“小故事大道理”。哦,累了半天,纠缠了我几天的书终于找到了,它像幽灵一样消失而又像天使一样出现。我也深刻地相信宋人夏元鼎写的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,此言不虚啊!

生活中有些困境犹如寻书的过程,不管是一时的迷茫还是一段时间的无所适从,过不去的坎不必太较真,停下来让生命驻足歇息或是想法子拐个弯,再继续前行,也许会有奇迹出现。



(CFP图)

百姓纪事

刮锅注事

□蔡亚春

没有人不喜欢闻饭菜香,却都不喜欢听刮锅声,那种“呱呱呱呱”尖锐的金属摩擦声仿佛能刺透耳膜,让人烦躁不安。

记忆中的凌晨,我大多是在父亲刮锅的声音中醒来的。那种铲刀和铁皮摩擦的尖锐声,远远地钻进耳朵,听了牙齿都发酸。那时,家家都烧土灶,灶上放着两只大铁锅。当时的燃料大多是庄稼茬,有时还有树枝,时间久了,锅底便附上一层厚厚的锅灰。最烦的是烧湿稻草,不但火头不大、热力不足,还黑烟四散,扬起密密的灰。烧开一锅水,至少需要烧掉半捆稻草,一边烧,一边还要努力屏住呼吸,憋久了免不了打喷嚏、咳嗽,鼻涕眼泪一股脑喷将出来,鼻孔里全是黑灰。

铁锅烧一段时间一定得端下来,把

锅灰铲干净,否则,烧饭要多浪费几个草把。费时费力,还得让一家老小多待一会才能吃上热乎饭菜。

刮锅底不能太久,也不能太勤。勤了,灰沾得少,一不小心还会刮出一两条细纹,把锅底刮穿,那就麻烦了。担心刮到洞穿,因此,刮过的锅照例要先烧一锅水。如果发现锅底有亮光,火苗不向上舔,多半是水渗出锅了,这时便需要补锅匠来帮忙。当时买口锅对普通家庭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衣服都能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的,这锅,补补好,也可以用好几年。在烧铁锅的时代,补锅匠也是一门不错的行当。

刮锅时,父亲将两只锅拎到门前的泥地,倒扣着,整个锅底袒露在眼前,远看黑黑一片,细看锅子像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。锅灰是一根根紧密挨着的胡

须。父亲像高级理发师,看哪一处灰多,菜刀便精准地削去,刀片和锅底摩擦着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伴随着刀片旋转,锅灰如一把把碎发飘在地上。刮好一口锅,地上便印了个大圆圈。

关于锅灰老家有个习俗。哪家孩子第一次出门,除了头上戴靛青布头罩,胳膊上佩桃符等避邪物品外,孩子脸上一定要涂点灶灰,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出入平安。出门前,奶奶在手指上沾点唾沫,伸进灶洞抹抹锅底,中指肚上沾层黑灰,涂在孩子两眉之间,很像戏台上的妆容,也如古代美人的额头花钿。

在我家影集中保存了一张父亲刮锅的照片。客厅地砖上铺了一张报纸,一只锅子倒扣在报纸上。父亲左手按住锅底,右手持菜刀用力削着锅底,报纸上,老茧似的黑皮撒了一地。锅灰有点

黏,飘着淡淡油烟味。父亲说,烧天然气火炆炆青烟,烧得又干净,锅灰积不起来,一年半载难得刮次锅。

如今,我们做饭的器具从燃料到餐具早已升级换代,先是用蜂窝煤,后来用直接入户的天然气,又清洁又方便。使用的锅也从单一的铁锅升级为传热更快、更轻便的不锈钢锅、电热锅、不粘锅等。我们做饭的硬件越来越省时省力。

父亲刮的这只锅,是我十多年前进城时买的,是我父亲一时兴起刮锅底,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小时候的日子——那养育过我们的一只只黑黢黢铁锅,那四下飘荡的“呱呱呱呱”尖锐的声音,曾是农家生活的日常。